

凤凰杂言三节

莫言

在凤凰的石桥上
看沱江里的暮云
满头银饰的少女
镶嵌在云里,梦里
人与桥动荡不安
还有什么不能释怀

吊脚楼在水边静坐
宛若入定的老妪
多少诅咒,多少呢喃
留声在墙里,魇里
夜半繁星满天
笑过了哭,哭过了骂
牛保牛保你这个天杀的

幽巷里一丛芭蕉
正开着涅槃之花
爱惜鼻子的朋友走了
在记忆的气味里,泪里
体会吃辣椒的快感
那时的人
出门便是远行
开口即是誓言

后记:壬寅七月,游凤凰古城,了多年心愿。参沈公故居,赏沱江晚景。心中若干浮浅印象,整理成片段文字。不敢称诗,杂言而已。供方家两哂。

南希是我新认识不久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我们约了在公园里散步,看到一棵绽放着粉色繁花的大树,我刚要拿出手机拍照,就见她走上前去,轻轻地抚摸着树干,泪如泉涌,口中还喃喃说道:“这么美的花儿,他们却再也看不到了……”我大为震惊,不知道她是怎么了。

B选项

王文献

平静下来之后,南希把她这几年的遭遇告诉了我。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对她和孩子爱护有加,但三年前不幸病逝,让她顿失所依。还好这时候,她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懂事的孩子承诺会像爸爸一样好好照顾她。然而,造化弄人,这么优秀的孩子,在一年前因一场意外也离开了人世。这棵树,不仅南希喜欢,她的丈夫和儿子同样也喜欢,他们一家三口曾多次在花开的时候,在树下赏花、合影。现在,树犹在,那两个她深爱的人却先后远行,难怪她会触景生情,泣不成声。

“亲朋好友都劝我不要悲伤,要尽快走出来,我自己也在拼命地努力着,但是,实在是太难了……”南希的眼里全是泪水,我想劝她不要难过,但自己也湿了眼睛,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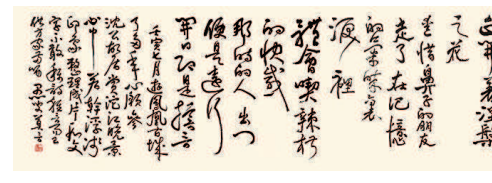
大悲无言,大痛无声。在这样的不幸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回到家里,我找到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写的书《另一种选择》,在又一次一起散步的时候,给了南希。2015年,谢丽尔的丈夫在家健身的时候,突然毫无预警地倒地身亡,彼时孩子们尚未成年。谢丽尔在书中写道:“我陷入了空虚。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这空虚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

在异常艰难的时候,沃顿商学院知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给谢丽尔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帮助,也和她合写了《另一种选择》。亚当认为,在巨大的不幸面前,人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一步步从支离破碎的生活中复原。复原力不是天生就拥有的,可以在后天慢慢培养和提升。谢丽尔的朋友菲尔,也在她因丈夫缺席孩子学校活动而感到悲伤无助的时候,婉转地劝告她:“既然A选项已经不存在,就只能考虑B选项了。”

到底是有大格局的人,谢丽尔在书写的过程中,没有过度沉湎于自己的不幸和悲伤中,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索,如何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困境和磨难,包括疾病、失业、自然灾害以及死亡等等。她结合自身实例以及其他个体的案例,告诉读者,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和提升内在的复原力,拥有重获快乐的能力,并且提供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法。

南希把书还给我的时候,在里面附上了一张卡片:这本书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方法。是的,人生如果没有了A选项,就应该好好地考虑B选项了。



我的朋友老胡出了本散文集,相约我到他的老家河北张家口桑干河畔走走,顺便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我告诉他,我在西安治病呢,具体什么时间回北京还是个未知数。朋友说,他和村上的领导说了,北京要来几个大人物,估计他们能帮助村上解决建戏台的经费。我一听笑死了,说你这是请君入瓮呀!

老胡从小在桑干河畔的小村庄长大,小时候,他最喜欢到村里的戏台去看戏,那里演的主要是山西梆子,偶尔也有内蒙古的小剧团来演漫瀚剧。久而久之,他跟着喜欢文艺的父亲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上小学时,听语文老师讲,大作家丁玲曾经写过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老胡把老师的话埋在心里,在中学时就开始尝试写小说。有同学说,要当作家,得给自己起个笔名,老胡想了想,既然自己想成为丁玲那样的作家,况且自己就是土生土长桑干河的子孙,干脆笔名就叫桑衣吧。

桑衣高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军入伍,几年后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专攻作曲。我认识他,是在他转业到朝阳区文联以后,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也写文学作品。他们领导介绍他是搞作曲的。我端详老胡,敦厚壮实,圆头短发,咋看都与艺术二字搭不上。忽一日,老胡给我发来几段视频,只见他在家里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拉二胡,那种怡然自得、自我陶醉状实在让我忍俊不禁,心想这家伙还真真是个鬼才。

前年,桑衣到北京郊区我的老家采风,顺手给当地写了一首歌。我问他,地方领导给你多少稿费,桑衣说一分没给。我说这不应该啊。桑衣说,那地方是你的家乡,如果

别人知道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传出会影响你在当地的名誉。我说,桑衣你也忒那个了吧。桑衣一笑,你说说那个就那个吧。

桑衣居住在北京南郊一个偏僻的小区,房子也不是很大,每天他都要坐好几个小时公交车和地铁上下班。我跟他不止一次说,咱们搞艺术不能一根筋,也要关注市场。但桑衣对此并不怎么开窍,他在乎的还是自己的感受。五月间,他给我打电话,询问一个文学奖的情况。我说我一直在治病,没心思关心那事。桑衣说,他把自己的散文集也报上去了,不知能否获奖。

几个月后,我出院回京,桑衣说的那个奖正在悄悄地初评终评。有几个作者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说让我多关照,我说我现在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别的什么也顾不了。桑衣也发微信,问我回来没有。我告诉他回来几天了,他说回来就好,一帮文友很想念你,希望能尽快地安排见见面。至于评奖的事,他什么也没说。

一周前,桑衣终于来电话了,说他参评的那个奖结果出来了,没他什么事。我说,这个奖本来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以你目前的水平,确实达不到那个奖的高度。当然,评上奖的作品也并非篇篇都是好的。桑衣说,春节时他回老家过年,看到别的村庄都在唱戏,而他们村的戏台却破壁残垣,凄凄凉凉,他便去找村支书商量。村支书说他也想把戏台恢复,可那得需要十几万元,村上真的拿不出来。最后村支书对桑衣说,你是搞艺术的,又在京城工作,给想点办法吧。本来,桑衣的想法是,如果此番获了奖,他就可以得到一笔奖金,那样,他个人再搭点,说不定就能把

老家村里的戏台建成。

桑衣原本是不想打扰我的,可他心里郁闷得不得了。我劝他,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心情可以理解,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能硬来。桑衣说,我已经答应村支书了,今年一定要把戏台建成,不然春节回老家我咋好意思见人啊!我问,事到如今,奖也没获成,你还有什么办法吗?桑衣说,他已经和媳妇说好了,这几年他们节约过日子,先挤出5万块钱。然后,他准备下班和利用节假日到北京的地铁通道去拉二胡化缘。我

显然第三只成为了雄鹰,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雄鹰?孩子们给出的理由是:它胸怀大志,有顽强的毅力,吃得大苦,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等。

我跟孩子们说,前些年讲完这个故事,就请同学在语文书的扉页上写下这么一句话:不做檐头低飞的燕雀,要做凌空高翔的鸿鹄。后来我看到一个同学在随笔中写道:倘若我做麻雀,做大雁,很开心,为什么不可以?倘若这个世界都是雄鹰,那将是多么的可怕!我这样留言:你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的别样精彩。对此,你怎么看?

顾同学说:人各有志,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就不枉此生。但毕竟飞得高,看得远,视野不同,格局也不同。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

当初我离开办公室时只是想,不过是小别十天八天,我为室内每盆花草浇足了水,花儿草儿不会有不测。谁能料想,我的预测是那股苍白、那股无奈、那般荒诞,一个不可抗拒的禁足,让我与这室以及室的花草绝缘两个月。

我惦记着这些花草。我惦记着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我闭门读书。读鲁迅。鲁迅诗说:“漏船载酒泛中流”。我们难,他比我们更难。

我从七楼的阳台向下望,一株粒粒青果的枇杷树已经泛黄,从四月到六月枇杷该成熟了。

我沉默中突然唠叨了一句:“它们大概都死了?”我惦念的那些小生命已注定是无可挽回的结局,这种悲哀是绝望无数的。我无能为力,我束手无策,只有叹息。

我几乎不再想这件事了。因为想,也是没有用的。

然而,一缕曙光偶然而幸运地落在我身上。我可以出小区自由两个小时。自由真好。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办公室,看看那些可怜的花草。

大街上寂静无声。大楼孤独地站着。电梯已经停运,所幸大楼守门人潘师傅的帮助,由货梯上楼。我急切的内心都在开门的一瞬间冰凉了。

有种悲哀却是刻骨铭心的。虽说花草树木微不足道,岂知,一花一草一木皆生命。一盆又一盆的枯枝败叶近在眼前,昨日的鲜艳、蓬勃都不见了,那盆每天都开着小盅似的大红花芙蓉,焦枯得只剩残桩,月季、兰草、米兰、海棠……都是一副黑乎乎惨相。两株幸福树呢,吊着的枝叶卷曲,一碰就脆脆作响地落下来。唯独角落里三株植物还活着,而且青枝绿叶,它们是:一盆跟随我十余年的小松树,不仅无一败叶枯枝,而且还新萌出一蓬新枝来。一盆发

财树照旧翠翠地站着,另一盆散尾葵也不见一星败迹。死了的不能复生,半活的奄奄一息,活着的滋滋润润。生死一目了然。

潘师傅说:“不论死活,赶紧浇水。”我照他的话做了。我忙活了一阵,给每盆花草浇透了水,不论能否再生,只能看它们的造化了。给那盆山石浇水时,山石居然发出嗞嗞的声音。山石上古老的蕨草已不复存在。

待到随便进出自己的办公室日子到来之后。我对劫后的花草残骸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惋惜那些无法挽回的小生命,唯留下两株幸福树。我认真仔细地修剪了一些枯黑的残枝,之后,倍加悉心照料它们。

每天一早的浇水是绝不能少的,然后,用一只淡蓝的喷水壶在树干以及每根枝条上喷水。这种工作是虔诚而专心的。日子平常地过着,我的观察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我欣喜地发现萌爆出的绿芽尖尖,不几日变成了细嫩毛茸茸的新叶片,它们日长夜大,当一蓬一蓬的嫩叶呈现在眼前时,它的稚翠的可爱,惹得你看着不忍离去,恨不能去吻一口,可爱的小东西!它活了,活得滋润起来。枯光的树干满是蓬勃的新绿,苦难已经远去,它是一株有想象可为的幸福树。

这一天清晨,阳光那么好,幸福树上每片树叶都闪着光,我陡然地见到树顶浓密的树叶缝隙里,有异样的黄澄的光,再看,那是一朵新鲜无比的淡黄色的五瓣花,我激动了,立即搬了凳子爬踏上去,凑近了用手机为它拍照。再看,不是一朵,而是两朵,还有几粒小花苞。幸福树开出了无法形容的花,它是金子般的花。

花是懂人心的。随即吟下一首小诗:花草通人意,人意花草知,两厢虽异类,难度一个情。

一听,紧急叫道,你可千万别那样,不要说市政城管不允许,就是你们单位领导也不能同意……桑衣说,他的能力确实很有限,也只能出此下策。

桑衣还告诉我,他儿子为支持他的这个义举,把刚领到的第一笔稿费100块钱已经捐给他。他相信,只要努力,他的理想一定能实现。放下电话,我把抽屉里的一个装现金的信封拿出来,不管多少,我必须当送给桑衣。因为,桑干河流淌的不仅是他的理想,又何尝不是我曾经的理想呢!

稻盛和夫说:人生就可以用一句话表达,人生就是“提高心性的过程”。我想,之前的网课,接下来的初三,都是“提高心性的过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流泪还是欢笑,所有的一切,都是创造宇宙的造物主为了提高我们的心性而赐予我们的修炼的场所,如此而已。我们初三的一切体验,都是宇宙造物主为了塑造我们的人格,变着手法,给予我们的考验和锤炼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初三,是用来成长的。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有言:“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但愿这是行走初三的快乐。

十日谈

重返校园
责编:王瑜明

重启的,是属于童年和少年的校园,是一种活生生的烟火气。



月是故乡圆
篆刻 周建国 作

